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快心編傳奇二集 第五回 貪分外一炬破家 逞血氣千弓殞命

詞曰：世上人心原不小，堆金積玉還嫌少。貪得便招神鬼惱。何所禱？無情火發家緣了。多懼多謀稱智巧，彼惡當我非佳兆。熱血一腔膏野草。名雖表，何如明哲身原保。——右調《漁家傲》

話說全真將罐子一傾，只見金汁流出，凝注於地，寶光四燦，分明是一塊赤紫真金，約有三二錢重，眾人都叫「奇怪！」王公子看了，喜得眼都沒縫，道：「仙師妙法，果然奇異，弟子何緣得遇！」全真道：「久聞公子盛名，親信正教，故貧道特來相助。日用之費，可以揮之如土，用之不窮。」乃從地上拾起金子，遞與王公子道：「願以此奉贈。」王公子接得在手，道聲「多謝」，心下暗思：「我父親在日，所來的一班道士，不獨供養他，還要將銀錢饋送，甚有設法設騙，起發東西；今日這道人卻來助我，豈非一向積下功德，致有今日之報！」遂欣然收下，忙令家人吩咐廚下備飯。道人乃謂王公子道：「貧道此來，是為公子祖世信心積誠所感，故此煉金奉贈；但外人或有賢愚不等，反說道人多事。公子可傳語家中人等，總不可外面走漏風聲，倘有他言，道人便不能暫居於此矣。」道人恐招物議，故作此恐嚇語以秘之，誠有術者哉？王公子深以為然，便吩咐大小童僕，總不許露一毫消息；倘走了這位仙師，必定要盡法處治。家人們也喜道人在此，可以生財養贍，真個一毫不露。當下備飯款待，道人吃素，甚易供給。是夜便設席相留，雖則葷腥不嘗，酒量甚好，直飲至夜半散了，留他書房宿下。

明日，梳洗過，吃了早膳，全真又去作法，煉了一塊金子相送，王公子喜得暗暗打跌，便極其供奉。全真常做些小法術，或剪紙成蝶，噴飯為蛾，王公子見了，如何不喜？便要留他長住。全真道：「我四海為家，要住則住，原無著意。感公子誠心相待，不妨多住數天。」因而一住三日。

王公子乃謂全真道：「弟子聞點石為金，有能點大石，幾千百斤，隨手即化；今弟子家貧，欲求仙師點一塊大的，好長久用去，也省得仙師神力，時常煩費。恐你要他指頭，故全真不點大石。一笑。全真笑道：「點石一事，不久即復本質，遺害後人，所以純陽老祖向鍾離仙師學道，不願此術，便抵了功行三千。貧道為公子種福，怎肯反為公子作孽？若公子要多用時，殊非『銀母煉』法方可。」王公子道：「何為『銀母煉』？」全真道：「這『銀母煉』，要密室一間，婦女雞犬不許走到，結壇築爐；將藥物同銀子或金子安放爐內，彌封爐口，子午進火，丑未退火，進火時要步罡仗劍，焚符噴水；煉至四十九日，爐內金銀已成。如銀母百兩，便可生出千兩，千兩便可生出萬兩，這是最妙之法。後日又不還原，可以長行於世。如公子可以備得百金作母，煉過兩次，即得萬金矣。不然，或貴相知，或令親戚，可以多備得銀母的，不妨薦貧道去，若煉成之後，貧道於中十取其二，以送公子，不知尊意若何？」王公子道：「藥物需用，其費該用幾許？」全真道：「隨銀母分兩，以定多寡。若百金作母，亦須數十金方可備辦；若能備得萬金，但需數百金足矣。」王公子低頭一想：「我若自己結壇燒煉，不惟銀母難求，即藥物之資亦無從措辦；真不如別人煉成了，等他於中取來送我，極是好算計。但只是我那裡有個大富的親戚相知？」因沉吟半晌，猛然思省道：「有了，有了。」乃謂全真道：「適才仙師所言，弟子感激不盡。有一敝相知丁孟明，他先尊尊掌內閣，家私約有百萬，弟子薦仙師去若事成之後，望仙師言踐其實。」全真道：「是貧道來助公子，不消公子多囑。」當下王公子便整頓衣冠，到丁家來。

且說丁孟明見魏義死了，強盜又謀為出脫，依舊在江中等生意。一日，忽見巫仙來報導：「相公，可知一件怪事？」丁孟明道：「有何怪事？」巫仙道：「那凌家的魏義走了！」波瀾不竭。丁孟明笑道：「你前日來說魏義死在獄中，今日卻來說走了，那有死過的人又會走的？」巫仙道：「便是這般，所以曉得是件怪事。前日小人到吳家小巷內，不見那魏義的妻子，小人心下便想：他妻子因道爺趕出，便住在此巷內，如今魏義死在獄中，妻子卻又搬往何處？小人便在左近訪問，卻總無人曉得。昨日無意間走到縣裡監門首，只見一個節級家的小人，獨自在那裡頑耍——小人向時屢次往監裡去，原是認得的——小人便與他閒話，乃問他道：『前日聞說監中死了一個獄囚，真的麼？』那小節級道：『那裡死恁獄囚？反是死了一個我門家裡當牢的。』才說得完，恰把舌伸了一伸，便不說了。小人見他說來詫怪，老大疑心，又不好十分驚異，反做個無意相問的形狀，小人再問，他道：『這裡不便說，恐有人來聽得，不當穩便。』乃同我出了縣前，到關帝廟裡來，他說道：『這個話，我對你說了，再不好向別人說的，性命都是留不牢的。前月二十三日夜，走了一個獄囚，又殺死了錢家叔叔，大爺恐上司知風不便，隨即掩滅了。』小人便問他道：『你這話何出得知？』他說道：『我家爹回來，向媽媽說，是我聽見的。』又說道：『向別人說不得的，若被大爺得知了，性命都是不保的。』小人便問他道：『如今錢家可有媽兒的麼？』他說道：『怎沒有？有一個兒子，也與我同年的。而今這錢家老媽兒還在家裡哭，苦得了不得哩。』小人問得明白，一路回來，心裡轉念，所走的獄囚，必是魏義無疑。便想他在獄中曾受過許多刑罰，又兼鐐撻了，也難動彈，就是要逃，也沒有氣力與錢節級相殺，必是有人救他越獄的；官府都將錯就錯，假言魏義身故，必是道爺處都周全了。難道不是一件絕大怪事？故此來報知相公。」

丁孟明聽了，登時驚出一身汗來，開了口，半晌合不下。良久，問道：「這是真的麼？」巫仙道：「怎不真！」丁孟明道：「官府都為此事隱瞞，我想也不好去發覺。」巫仙道：「這個怎麼好去發覺？若有舉動，便要弄出大事來的。況且日子也多了，自家的人又都發落結案了，怎麼好去發覺？」丁孟明道：「只是慎明二人也在監中，怎麼回來絕不提起？」補敘得一絲不漏。巫仙道：「相公又來，忘了慎明等自問了活罪，便提在輕監裡，另自監禁了，何由得知？」丁孟明道：「你方才說話也不差。這魏義受了許多痛苦，腳鐐手扭，怎麼便能越獄？即如要性命，顧不得痛苦，卻也沒本事與人相殺。必定有個能事人來救他，以致如此。」這一段敘得極好，便接到學道人縱法，直接到山海關行刺。巫仙道：「他越牢不足為奇，小人卻還有一個愁處。」丁孟明道：「有何愁處？」巫仙道：「這人來救魏義，於牢獄森嚴之地，又有巡邏守夜人夫，又敢殺人逃去，又並不驚天動地，決非略有本事人做得來的。定是古來所稱俠客等輩，乃有這般手段。倘因救魏義之故，便思量來害相公，這卻怎了？不是大大的一件愁處麼！」丁孟明聽了，不覺失聲叫道：「不差，不差！這卻怎了也？」巫仙道：「小人昨日晚上一夜肚裡躊躇，已有一個計較。」丁孟明道：「你的計較自然妙的，快與我講。」巫仙道：「今後相公須要少出門行走，就是出門，必須多帶有力家人護從；夜裡臥樓，四圍小屋，多叫家人輪番上宿，再使家中前後火巷裡令人巡更；小人再去訪知高手拳師，請他來家，相公便學他的拳棒，像相公這般四公打發，萬一事遇倉猝，也可灑脫身子。除非這般，可以保無他慮。」丁孟明聽了，回愁作喜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當夜真個叫家人進來值宿，自己原做房樓上，樓下四旁都是小屋，總定了規矩，叫家人分班宿歇。丫鬟輩輪值在床前守候。明日起來，便不出門會客，一連好幾天都不出門。

一日坐在後堂，忽見家人來報：「王繼先相公在外。」便整衣出廳，相見坐下，道：「繼先為何連日不見？」繼先道：「新得異人，與他盤桓數日，因此不曾相晤。」孟明道：「怎麼一個異人？」王繼先便將全真的形狀及做的小戲法兒先略說了一遍。丁孟明笑道：「這也有趣。你去叫他來，等他做與我看，也好消遣消遣。」王繼先道：「如此何足為異！」乃將煉金子的法兒，略略鋪敘。先倨後恭，總為銀子面上。丁孟明大喜道：「你真說謊麼？若是如此，竟是神仙了，快請他來，等我也好叫他煉些金子。」王繼先道：「不特此也，又善『銀母煉』法。」便將全真的話，又加添上兩句，狠妝點鋪敘一回。說得丁孟明哈哈大笑，快活非常，乃道：「世上那有這般異人，真是罕聞罕見！便同兄去宅上相請。」隨即喚了五六個家人跟了，同到王繼先家中來。正是：

世上唯財人最愛，饒他大富尚貪求；

心中曉夜千般算，那個回頭肯罷休？

卻說丁孟明來請道人，走到王家，進了一重廳，到書房中，只見那道人閉目叉手，端坐於棕團之上。王繼先便上前叫道：「仙師，有敝友拜謁。」那全真開目一看，便起身向丁孟明拱手，丁孟明忙趨前下揖，禮畢就坐，道過姓名。丁孟明看那道人，果然相

貌清奇，言談雅稚，先已傾服，乃道：「仙師辱降下方，弟子凡庸，不得仰邀鶴駕。因敝友道及仙師神術，特欲屈過寒舍，求仙師大法煉金，萬祈勿卻，平生幸甚。」全真呵呵笑道：「都緣公子有緣，以致得遇貧道。若欲作猗頓陶朱之業，舍貧道其誰能乎！」便起身請行。丁孟明見他欣然便往，歡喜無限，便拉了王繼先也來，令家人替道人拿了棕團等物。

到家中進大廳，重新作揖，敘坐茶罷，便留入小廳裡設齋款待。道人乃將銀母之事又講說了一遍，說得天花亂墜，丁孟明聽到津津有味，不覺手舞足蹈。齋畢，便求道人做那銅罐煉金之法。全真隨即就煉，傾出黃金。丁孟明亂跳的叫：「奇妙，奇妙！」全真即將金子送與丁孟明，孟明便吩咐家人等不許在外聲言。以小廳裡猶未深邃，恐有人來瞧看，乃邀入最靜的密室中來，就要道人建壇演法。全真道：「銀母之法，藥物頗多，亦須採買藥物齊備，方能烹煉。建壇築爐日，宜用辛酉，辛酉純金，使感其氣，此燒煉家天官時日也，公子不可造次。」丁孟明道：「備辦藥物，此是易事。」便令查逐日干支，卻見後日正是辛酉，乃大喜道：「准於後日建築，凡所用藥物，乞仙師開出，以便採買。」全真道：「公子銀母之數，還是幾何？藥物分兩也好定奪。」丁孟明道：「弟子先以萬金作母何如？」全真道：「若是萬金作母，便須數百金的藥料。要分築十爐，爐中貯銀母一千兩則止，待功成有子，便是萬金矣。」丁孟明道：「弟子意欲再備數萬金，再多築十數個爐，也總是一番勞費，仙師可該如此？」貪得者無厭。全真笑道：「進火退火，各有時候，進火之時，要步罡演法，焚符念咒，每爐都要檢點，只怕十爐尚有些急促，若再多了，貧道如何料理？」丁孟明點頭道：「是。」全真乃開下應用物料，乃是鐵鍋、柴炭、硃砂、水銀、鉛汞、藥石之物，俱有等算。丁孟明取帳目看過，若家中有的便點出，其餘隨取了銀子，令巫仙同家人等去置辦——一時巫仙等也曾見全真銅罐煉金之術，信為神仙，也歡喜不過——接了銀子，興匆匆去採買。丁孟明要同全真盤桓，恐有朋友們來接待纏擾，乃吩咐家人並管門的：「倘有客來相會，只說相公因今秋大比，坐關讀書，一概謝絕，切不可露出燒煉之事。」家人都各答應去了。

當日便設素席，款待全真。全真上坐，丁、王二人在側相陪。時值六月初旬，天氣炎熱，丁、王二人流汗如注，獨有全真冠簪鶴髦，凜凜然涼氣自生。丁孟明道：「弟子手不停扇，猶苦煩熱，仙師意氣自如，並無暑意，豈非仙凡有異？」全真笑道：「豈可令公子們畏暑？當大家瀟灑。」便將拂子向空中連兜數下，口中念念有辭，只覺習習風生，自有涼意。丁、王二人愈確信為神仙，心悅誠服的恭敬，飲至二鼓才罷。丁孟明就留王繼先住下。密室中設了床帳，與全真宿歇。全真只是打坐，叉手閉目，元神入定，始有鼻息。丁孟明也把床帳鋪設在密室前邊廂房中，同王繼先睡。巫仙及家人等俱環宿在內，一夜無話。

明日起來，梳洗過，吃過早飯，巫仙已將藥物採買齊備，便喚了家人會做瓦匠的，在家伺候。到明日絕早，便於密室中靠北結壇設幕，上供祖師仙像，旁邊設矮桌一張，四面係了帳幔；內設一個棕團，是道人打坐之處；靠南邊，一字擺開築起十個爐灶，放上鐵鍋，都下了藥物；每鍋內放銀母一千兩。丁孟明貪心太重，將家中金子湊出五千兩，共是五千金子，五千銀子，上面合對著鐵鍋，四面口子都用鐵汁淋了縫，使人無疑。卻於是日午時，全真便作起法來。披髮仗劍，步罡踏鬥，自午時進火，未時才退；到夜來，子時進火，丑時方退。

時光迅速，早已過了五六日，時丁孟明見全真認真作法，心下了不得歡喜，逐日掄指打算，到四十九日功圓行滿之時，便有五萬兩金子，五萬兩銀子。這五萬兩金子，就值了銀子五十萬兩，豈不快活煞人！若得留全真常住在此，煉他十年五年，豈但陶朱猗頓，便是敵國之富，也綽綽有餘了。心下的喜歡也形容不盡，連王繼先也留在家中，不放他出門。有朋友來時，家人都回說閉關讀書，這些朋友們也不來了。

這全真過數日，也偶然出門行走，丁孟明道：「仙師若出門，恐有人認識，說是在弟子家中住下的，實為不妙。」全真道：「貧道出去，也是暫時；況且貧道有出隱入無之術，不至他人看見。公子請放心，不必多慮。」丁孟明便也信服。這全真出門歸來，便覺酒容滿面，丁、王二人迎著，便問：「仙師何處遇飲？」全真便道：「與某真人、某上仙，會飲某處。」丁孟明亦信之無疑。那王公子也指望煉成之日，那全真許我十分之二，料不說謊，自能使神通運來送我，心下十分歡喜，專心致志，同全真守著煉金爐，朝夜巴望。

初先到子時分，丁、王二人也起身，相伴著全真作法；到過了十餘日，未免偷懶。原是個公子心性，那有常心？全真見二人勉強起身，乃道：「今後二位公子不必有勞，待貧道一人清淨作法，到也兩便。」二人巴不得這句說話，一聞此言，自後便安心的睡覺，竟不起身了。

一日午飯後，全真走入庭心裡，忽然仰天微笑，若有所問答之狀，復身向丁、王二人道：「公子大是有緣。」丁、王二人不知其意，齊問有何原故？全真道：「適才有信香過去，卻是貧道的師弟，近從東海來此。若得師弟到來，一同煉法，又省卻貧道一人費力，豈非公子大有緣分？」丁孟明喜道：「仙師師弟幾時便來？名何法號？」全真道：「師弟亦無名號，只叫做空道人。適才已到蓬萊仙宮，有眾仙留飯，明日午時便得來矣。」丁孟明暗喜：「我果有福，能致神仙。」

到明日日中時候，只見門外家人來報：「有一個道人，要進見仙師，兼看相公。」全真道：「吾師弟來矣。」丁孟明忙令請進，趨出前廳迎接。只見那道人虬髯虎目，靛發漆膚，也戴的冠簪，穿個粗布鶴髦，腰繫一個豹皮囊，腳穿一雙多耳麻鞋，形狀甚是惡厲，走走甚是輕捷。向丁孟明稽首道：「師兄在尊府，特來看他。」丁孟明趨前施禮，便引進密室中來，與全真相見過。送過茶，說些話言，丁、王二人都不知他所說何事。但見兩個說罷，便拊掌大笑。空道人指著煉金爐道：「師兄又費神力，弟聞知此事，特來相助。」全真道：「昨日聞你信香過去，我已對丁公子講了，大有緣分，能遇我們兩人。況且此間原是天上富星，家計自常敵國，我們宜竭力護持，不可有負上帝之意。」丁孟明聽了，能不喜煞。空道人也點頭數下。丁孟明問了飲饌宜忌，乃忙備素筵款待，至夜，又另設一個床帳，與空道人宿歇。

明日起身，空道人謂丁孟明道：「夜來子時，貧道起來添火，只聽得公子睡所鼻息大盛，伴宿甚多，這是何故？」丁孟明道：「在空仙師面前，弟子不敢講謊：近日曾結下一個仇家，恐其夜間有人暗算，故此令眾家人伴宿，以備不虞。不意驚動仙師，實為有罪。」空道人笑道：「貧道聽得鼻息大盛，便到公子睡所一看，只見眾人倒橫亂睡，都沉沉不醒，那時倘有人來暗算，將何以御之？」道人也說得是。丁孟明道：「弟子愚蒙，不知自衛，唯仙師指點開導，弟子感恩不淺！」空道人道：「公子若欲保身之術，貧道卻有妙法，不識公子要傳與否？」丁孟明下拜道：「既蒙仙師不棄，辱臨凡濁，弟子願洗心滌慮，專心致志，傳受妙術，豈有不要之理？」空道人扶起道：「既公子要傳，」乃向豹皮囊中取出一丸藥，如彈子大，對丁孟明道：「這丸藥，乃是上清真人所制，他於海外仙國中，取得一種九芝靈雲草，並煉九轉金丹，又加上許多藥石，方製成此丸，名為『太上神化先天一摺丹』。若人服得一丸，便能長生不老，輕身固體；倘有人來暗算，便能動心預備，即睡夢中亦能驚覺；兼之身輕善走，可以飛越高山峻嶺，如履平地，即鐵騎來追，亦不能及。這上清真人發願，煉成一千丸，欲濟世上有緣的。承他送貧道十丸。如今公子且磨服一丸吃了，直待三日之後，便有效驗。貧道亦曾服過一丸，果至三日之後，身輕善走。公子若服此藥，可以永備不虞。」丁孟明聽說得津津有味，不勝大喜，乃道：「若如此說，空仙師定能飛越的了。」空道人道：「這何消說！公子請看。」乃把身一縱，一個旋風，竟跳上了屋，三五步，便走過了五間一帶廊房。丁孟明看了，不勝驚異，向王繼先、大家贊歎。全真笑道：「此小技耳。公子若欲學煉此法，須服那丹藥一丸，再令師弟教習飛越之術，便能如是矣。」空道人覆身縱下，丁孟明拜受那「太上神化先天一摺丹」，空道人又說了磨服之法。

到三日後，果然身輕易舉，便送空道人藥金百兩。空道人便教丁孟明跳走，自近至遠，自卑至高，四五日間，因丁孟明用心既專，不惜餘力，奮身跳縱，雖不能及空道人神捷，卻便也比往常不同，當下二十四分的快活。見煉金已有一半功程，又得此術，足可防衛，便與王公子日逐縱酒暢飲，煉金之事，悉付全真二人料理。

那知樂極悲來，福完禍至。一日黃昏左側，忽然起一陣輕風從西北而來，刮得涼風爽氣，寒意逼人。全真道：「當此暑天，乃有大西北風，亦是陰陽之變。」空道人道：「暑氣太盛，亢陽發洩已極，故忽有此寒氣，此所謂陰乘陽也。」丁孟明道：「天有不

測風雲，原不可期料的。」王繼先道：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讖語。陰陽消長，理所固然。當此暑天，得這風吹一吹，亦覺爽快。」全真二人便鼓掌大笑。笑王繼先「旦夕」之說。當下因天氣涼爽，大家便都早睡。

至二鼓前後，丁孟明朦朧之中，忽聽得一片聲喧哄，驚醒轉來，便叫喊眾人，卻好王繼先等都醒了。正在驚訝，只見家人來報：「後屋一帶火起，相公快些起來！」丁孟明聽得，嚇得魂不附體，急急穿得一條褲子，同眾人一齊趕到後邊看火。奔到臥樓前，早見火勢沖天，趁著西北風勢，便望東南上直卷。救火的也不敢上前，反有家人趁著鬧裡搶搬東西，四散吆喝開去；有幾個站住的，都是亂嚷亂叫，一味打諢；況且這般火勢，那一個不要性命的，誰敢向前？丁孟明也沒了主意，見火圍著樓子，烈焰如流星掣電，濃煙若大霧迷漫，聲息像瀚海波濤，三句是火。出汗似揮漿淋雨。一句是火逼得人汗出不止，孟明一人有汗也。急得失聲大叫，向火亂拜。

原來丁孟明妻子兒女與三個愛妾並許多丫鬟，都做房樓上，一時火發，女人家在睡夢中起身，已嚇個夠死，再見這般火勢穿牆透壁，心忙意亂，那裡摸得個門路？不要說燒死，就是互相碰撞也要撞殺，登時十數個女人，俱成灰燼。可憐。丁孟明見樓子團團燒著，不見半個人影走出，料是一總完局，跌足號啕，放聲痛哭。霎時一聲響亮，震動天地，卻是樓子塌了，火塊直打出來，只得退走；王繼先也嚇呆了，走都走不動。巫仙道：「火勢大盛，無法可治，快往密室中求仙師作法解救。」眾人道：「有理。」便一哄到密室中來。滿四角尋遍，那裡見這兩個道人的影子？大家都嚇了一跳，但見十個鐵鍋，只只都有一個窟窿，裡邊的金銀不知下落。丁孟明先是火著，已嚇個半死；再見妻妾子女燒死無存，已急得渾身都死了；今又見道人竊去金銀，直頭急煞到廿四分地位，把一個如狼似虎的公子，竟像死豬死狗一般，摺在一處，動彈不得。王公子方懂這道人不是好人，巫仙等道：「定是道人乘忙偷去。在此急無用，快些去救火為上。」便叫兩個家人攙了丁孟明，一齊走出密室中來。

只見火勢風威大作，一路乒乒兵兵，畢畢剝剝，已燒過了後堂，一展眼間，那火頭飛開有數丈闊，就如蛇游青草地，毫不費力，呼呼響，只管燒出來了。如所目擊。燒過正廳、前廳，連到抬椅等物，不知拿了那一件好，也盡行燒燬。眾人眼看他燒一步，退一步，直到大門前，便走出大門，立到街上。只見一帶延燒東去，對街人家亦將不保，丁孟明此時變了一個死人，家人們扛他在上風對街人家簷下蹲著，巫仙等一齊向火亂拜，東西兩鄰及對街鄰舍號呼慘哭之聲，震動天地，巡邏守夜人夫登時塞滿，人聲鼎沸，再增加了火聲洶湧，縱就千軍萬馬，也沒有這般光景。但見：

火走金蛇，煙騰黑霧；男女倉皇，手足無措。掀騰轟烈，但聞崩牆碎瓦之聲；急遽奔趨，不見闍樣官腔之步。遇火必走，故先寫走狀。止性命之可憂，棄家緣而不顧。挨挨擠擠，馱包背袋，忽為奸惡輩搶去而何追；哭哭啼啼，挈女拖兒，乃被有力者衝開而難護。確有之事。夢中嚇醒，提起褲腰衣領，偏生顛倒衣裳；逼真。門外光明，可辨後巷前街，竟像走投無路。一家失火，百家忙亂，雖他方別所，見火光忽燄而神傷；一人叫聲，千人附會，縱同立群行，聞聲氣一揚而魂怖。張呼水桶，李叫火鉤，原無著力之人；趙去篩籬，錢來擊柝，空有驚人之具。風威激射，號神念鬼，聲發顛而悲哀；火勢狂飛，栗股寒心，齒相磨而措措。此一篇賦摹寫入神。

這場火燒得利害！看的人多，倒弄得擁擠不開，也難下手去救。少時營縣官兵都到了，；都帶了火鉤火棍趕來，眾人才散開，讓這班兵丁上前救火。真個「一物一制」，虧他們幾十把火鉤，百來個兵丁衙役，拚命向前，冒煙突火，把下風一家屋拖倒，對門近火的屋也拖去了一進，方才火勢萎了；然後去兩旁搭倒燒著的梁柱，然後阻了火勢，其中是由他著了。鬧到天明，然後挑水澆滅。丁孟明一家已半間無剩，丁孟明是朝南房子，正是西北風。左邊鄰舍燒去七八家，右邊鄰舍搭倒一家，對門鄰舍搭去屋十五六間。

丁孟明此時神回氣轉，一見這般光景，大哭號啕。尚是赤著上身，灰塵和了汗水，形狀如同鬼魅。家人們要藏抗他，在那裡卻有俗忌：火燒之人沒人收留。只得且替他揩抹了，將一件暑衣穿著。孟明忙令家人去火燒場上尋覓妻子屍骨，再去搜尋燒燬金銀。約摸指認堆貯銀錢的所在，撥開碎磚焦木，卻總被燒燬不見，不知流淌在那塊地底下去了。就有尋得些兒，也被扒火之人竊去，尋不上幾百兩的銀餅。

這時，丁孟明的親戚朋友都來問信，丁孟明也沒有話說，一味大哭。丈人等見女兒燒死，怎不發急？雖不是丁孟明自身上生出來的過端，然而也要說些閒話；丈母們見女兒燒死，這班女眷們最肉疼的是女兒，怎不教他傷痛？況且都是大鄉紳官府家，那怕你是個死少師的公子，便都到丁家火燒場上來，哭的哭，叫的叫，丫鬟養娘僕婦們齊來，把丁孟明拖的拖，扯的扯，要打的打，罵的罵，弄得丁孟明沒個鑽地洞處。巫仙等只得揀一宅出賃浮店的房子裡，把丁孟明藏過了，這些婦女們還鬧個不休。

少不得有當中人出來講話。這些當中人不過是些兩邊親戚，當下來講，原沒有別說，人既燒死，料難將粉團兒捏得出的；不過要殯葬極其盡禮，喪儀要極其富盛，好風光這幾塊燒燬的骨頭。庵觀寺院裡邊要廣建齋醮，說道：「好超薦死者的陰魂。」丁孟明一時也倉皇無主，悉憑當中人主意。便叫了百十個人夫，把火場上打掃出一塊潔淨地面，又叫了許多工匠人等，用蘆席磐簷搭蓋起三四進房子，先備了百來桌酒席，酬謝救火的人。這些兵丁衙役以及地方適弄臂力本事的少年，都曾出過力的，總來高坐吃酒。如畫。盡有救火之時被屋木磚塊打傷、火燄燒壞的人，負痛而至，以見得救火之功，真是焦頭爛額為上客。確有此等人。更有等原不曾救火的，都是些市井無賴，也來坐著要吃。巫仙、家人等代主人作揖相謝。

謝過了救火之人，便叫道士打一壇火醮，報答火神。已下一路寫去，都是寫孟明火燒所餘皆不得留存也。一面買棺，盛殮妻妾等骨殖。把妻子棺木放在當中，小媽兒並兒女的棺木放在兩旁邊。這些骨頭都是燒殘的了，和在一處，那有什麼記認分辨？總則存一個名兒，說道：「此棺是妻某氏，那棺是妾某氏，這棺是兒子，那棺是女兒。」骷髏與腿骨自然有大小之分，也還有些辨別，將小的便道是兒女的了；至於大丫鬟的骨殖，與妻妾何異？也總難理論了。丁孟明妻妾婢女豈是丑的？今皆成灰燼，黃河枯羈體，本是桃花面；而今不忍觀，當時恨不見。總是寫得丁孟明以先武勢耀，忒兇惡，便遭此慘毒現報。其餘零星骨頭，一總收拾得來，並置一棺之內，說是十來個丫鬟之柩，另放在後邊蓬屋裡。停了幾朝，擇日開喪出殯。揚州風俗，有體面的人家出喪，最是奢華，這些妻妾母家，更要分外齊整，幡幢紙札，鼓樂笙蕭，戲子扮演故事，僧道打鈸吹螺，還有本家母家的執事人夫，擺了滿街滿巷。正是：

毋奢寧儉語叮嚀，舉世昏迷再不醒。
鄙吝忘親同陌路，繁華奉鬼侈芻靈。
百般點染誇愚俗，一派猖狂背《禮》經。
巨富眼前無片瓦，尚營厚葬誦幽冥。

丁孟明學殯葬埋已畢，又要建壇設醮。便凡揚州府內有大庵觀寺院，不論僧道尼姑，都去齋醮超薦，卻何曾有絲毫用處？總則僧道尼姑的造化，就有這班無識愚人去作成他。

丁孟明這些費用，都是與人在外經營的銀本，一總收抵辦，卻也用去四五千金。這班妻黨親戚猶以為未盡心意；再增加了官府追求起火之因，都來提喚；鄰舍們燒去家私房屋，豈肯默然？若丁孟明是個窮人，眾人也無可奈何，只好各人怨著自己的晦氣；就是官府與這些衙門人役，也止有得捉事主去，打了兩個不小心的板子，便豁脫了。無如富名素著，不曉得他家私十分之中被火燒去八九，還只道他決有存餘藏匿，鬧個不休。丁孟明平昔做人又不到家，親戚都利其有事，有那一個肯實心為他周全出力？都是來打散他的東西，也樂得於中取利。可見得丁孟明平日矜驕傲慢，把親戚鄰里那一個看得上眼？就是偶然接得，何曾有一點實心實意，照顧一分？只道：「我是受享無窮，生銅鑄牢的財主。這些窮親敗戚，不過仰我鼻息，不怕他不奉承我。」那曉得天道無常，晴明也要陰晦；人世無常，福盡也便災生。平日做大慣的，那肯卑辭遜語，求告面情？又不會賴死賴活出頭露面的嚷鬧，只好央當中人去料理。都贈得言贈不得錢，被這些官府簽票如雷，又挨不過各衙門中人的臉面，又見其實帶累鄰舍們燒得慘毒，便都花分賠償出

去，把這三五千田地不夠灑派，還加上幾十處房屋，一總賠償盡了，才得鄰舍們無言，官府中安靜。登時將一個揚州城裡首富的人家，條而完局。

這時眾家人也留不牢了，也賣與人去，有一半竟逃往他方，不知下落。丁孟明見妻妾死完，屋宇塌完，錢物燒完，銀本用完，田地賠完，家人走完，止有巫仙原係破落戶，無處去，還有一個老家人，也是孤丁獨姓，三個人做一堆兒依棲。城裡存身的房子，也都賠與人了，便移在城外一所小居子裡，也是賃與人住的，討回存身。

眾朋友見丁孟明遭此大變，都來弔問，方曉得丁孟明前邊坐關讀書乃是假說，卻請著道士在家中燒煉銀母，原被道士乘著火燒，偷去金銀，今日同歸於盡。王公子方追想：「父母尊信邪說，齋僧齋道，都屬虛誕。懊悔遲了。前日見此道人肯煉金送我，只道他是好的了，又誰知是個人門之訣，不過藉我做個引進之人。可見僧道里邊總沒有一個好人的。世上人都為一個『貪』字，便癡迷不悟，乃至墮其術中。」那朋友親族，平昔受丁孟明怠慢的，落得背地裡說笑；間有一兩個人得丁孟明看顧的，卻又是貧窘之家，那能夠來賄助？只好替孟明嗟歎一聲。

張玉飛在城外讀書，一得知了丁孟明被火，周到。雖恨其為人不端，然無奈已前有一番相與，那好置之不理？便急入城來看，以後丁家開喪、出殯，玉飛俱來弔送。見他事體完結，家業蕩然，又覺得可憐，光景實是難過，乃拉集幾個相知，各劇會分，不拘多寡，送與孟明。足見張玉飛是個君子。爭奈孟明是富貴透頂的人，把這些東西補救得那一件來？玉飛又集了相知，公備酒，在王繼先家替孟明解悶。孟明提著，便紛然下淚，眾人都弄得歡而散。孟明吃了幾杯悶酒，平昔酒量甚大，今卻容易醉了，還認不曾燒去房屋，一逕信步走到火燒場上，情景逼真。猛見許多瓦屑堆兒，方才回省，灑淚出城歸家，何以為情鎮日食不甘味，寢不安席。

賴錄在江中得知，回來看家主，周到。不勝嗟歎道：「相公是大受用過來的人，如何守得此苦？還思量一個長策方可。」孟明指著老家人及賴錄說道：「你二人是我久用的人，自先老爺去世後，怎麼樣一個人家，揚州一城那一個不曉得我的？我百萬家私，如何享用！不料皇天不播，以致火災，家計霎時完結，教我日後如何打熬得過？前日眾相公備酒請我解悶，因沒心腸，才吃得幾杯便醉了，歸來還走入火燒場，直待見了瓦屑堆兒方才回省，一路痛哭回家。如今心神不守，只怕要成失心癡病，如何是好！」說罷痛哭，巫仙也哭將起來。

賴錄道：「如今事已如此，哭他無益。相公若要富貴，我卻有一個去處，只怕相公不肯去做這勾當。」孟明拭淚道：「有何去處？你試說來。」賴錄道：「我在江中聞說，邳州山賊打破城池，奪了許多州縣，官兵都被他殺敗，後來打聽說圍了宿遷，不知曾否攻破。相公若肯去做這勾當，莫若投入他們夥中，我們大家再招集了些鹽船上弟兄，都去入黨。一般的為官做府，相公做了軍師，我們做個將軍，豈不是富貴再得？」丁孟明道：「是呀，我前日亦曾聞有此信。如今我遇了這般災禍，那裡顧得他是盜是賊，只要有得享用便罷了。若得分據一方，出入自由，不強如今受苦；倘不濟事，那時相機度勢，擄了東西，避出是非，更名改姓，亦可做個財主，娶妻置產，照舊受用，有何不可！」只怕未必穩。巫仙亦竭力攬掇。當下計議已定，總不與老家人說知。

至半夜，悄悄收拾，同巫仙、賴錄三人走到江邊，上了賴錄的船，一路便望宿遷進發。正是：

半生享用太奢豪，一炬烘天地不毛。

如此降災猶莫悟，直教肢體委蓬蒿。

看官，你道此火是因何而起？請教。那兩個道人偷去金銀，怎卻值火燒之夜，兩個人如何拿得六百餘斤的重物？原來有個原故。那火非關丁家不小心所起，亦非關天火流行，乃是道人放的。這班道人原不是善良之輩，原是一班大盜，九流三教，弄幻術撮戲法的，結成一黨。他們在方上聞名得知丁孟明家是個大財主，又極其貪得無厭，有心來擺佈他的東西，故以王公子做個接引；後來的凶道人亦是約會而來，即回道人所言與某仙會飲，便是與此輩相約。初先弄些小術兒驚人眼目，後來煉銀母之時，又把鐵鍋淋得堅固，以安人心。這銅罐煉金之術，其名為「縮金法」，能將金銀燒煉縮小，一兩重的金銀，只煉得一二錢重，要復原質時，便加上了升藥，依舊大了。若當面將縮就的金銀升煉，便道是母能生子；若私下先納銀罐內，便道是石塊所化，正不知石塊兒見了那藥，俱化為灰了，人便道是「點石成金」。後邊的道人所說「先天一摺丹」，乃是「大力丸」，這丸方卻有數種，今世上所傳的，乃是象蟲為君，久服方能長力。無所不曉。另有一個方子，確有些奇異貴重之物在內，要得十數金方可合得一九；好奇之士方得此方，服之三日，即生神力。這道人有本錢合藥，放在身邊，遇著人要，便好撞騙。卻湊著了丁孟明之巧。其言有人暗害，即能心動，這是鬼話，捏湊得來，投其所好而已。丁孟明等認為真仙，毫無疑惑。道人見他們懈怠，便於那起風之夜，這飛簷走壁的道人跳入後屋，放起一把火來，使丁家一家的人都奔去後邊救火，乘空打破鐵鍋，取了金銀，原約定一班同夥，開了大門，搬運出去。這樣騙法，有名叫做「提罐」，其放火之意，不過調虎離山之計。注得明畫。不料丁孟明合該勢敗，那火便如此狂熾一炬才息，而家業隨空。這等看來，都因丁孟明不孝父母，毒計害人報，亦可為貪得妄求者戒。正是：

人心天理本無二，理不存心人棄天。

天降之災人自召，天人相與豈徒然！

按下一邊。且說馬述遠令周晉為元帥，胡恩為前鋒，統領一千人馬，往攻宿遷。二人得令，即日點了本部軍兵，聲勢赫奕，直抵宿遷，圍了城池。城中已知準備，周晉便打戰書入城。這城中守將姓蕭名榮，是山西大同人氏，官為專城守備，出身本係將種，為人極其爽直，存心最有忠良；身長七尺，膊闊腰圓，善用長槍，能騎劣馬；飲食兼三人之量，膂力開八石之弓；頗慕古昔英雄，平素自待不薄，嘗向人慷慨發論，願替國家出些氣力，圖個青史留名，人亦以此重他；文武都能和睦，就是待部下兵卒，也能盡得其歡心。寫蕭榮。爭奈人無全美，性格躁暴，褻忽，不會委宛涵容。先聞得賊兵四起，已是練兵較武，晝夜巡防，專待上司一有調動，便要出兵剿寇。今見賊兵來圍了城池，便抖擻精神，意圖建功立業，正是武官效命之時，便到知縣衙中來商議戰守。這知縣趙籍，進士出身，謙和溫厚，頗有良吏之風，與蕭榮十分相好。好官打堆，不比劉知州、李守備也。當下撥兵四門把守，城外賊人打進戰書，蕭榮便批來日交戰。

到了明日，請知縣守城，自己同了部下兩員牙將，五百軍士，飽餐拴束，開了北門，衝將過去，正遇賊軍也到。兩陣對圓，射住陣腳，蕭榮挺槍出馬，喚賊將打話。只見賊陣中門旗開處，兩員賊將帶馬當先，旗上大書「周元帥」「胡先鋒」。蕭榮大喝道：「草寇無知，敢爾興兵作亂！某正欲出軍誅討，不期你今日便能自來送死，來送死而贊曰『能』，新奇之極。好好放馬過來，吃我一槍！」周晉道：「百姓流離，官吏屍位，我馬大王欲掃平疆宇，建立鴻基。軍聲所臨，望風卸甲，汝蕞爾一城，兵微將寡，尚敢出兵抗拒，徒自貽憂！豈不聞古人有雲：『順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。』汝若知命來歸，便當舉用，復爾官職，有何不可！」蕭榮大怒道：「誰耐煩與賊奴鬥口。」躍馬舞槍，衝出陣前。周晉揮刀迎住，一往一來，戰了幾十個回合，周晉漸漸力怯，手腳有些亂忙。胡恩在陣前看得分明，料周晉招架不來，挺一桿渾鐵槊，拍馬向前夾攻。官軍陣裡兩員牙將，一齊出馬，抵住廝殺。戰不到五六次轉回，胡恩奮力，大喊一聲，一槊擊傷一將手腕，幾乎墮馬，那一員牙將抵死迎敵，救回本陣。胡恩便棄了牙將不追，回馬夾攻蕭榮。蕭榮力戰二人，毫無懼色。趙籍在城樓上見賊人傷了牙將，敗入城來，又見二賊夾攻，唯恐蕭榮一人有失，忙令鳴金收軍，兩下各自罷戰。蕭榮入城，謂趙籍道：「下官正在酣戰，要戳死那賊，老爺為何鳴金撤回？」趙籍道：「眾寡不敵，人所素知。將軍雖勇力過人，然二賊亦猛，不可易視。」蕭榮拂然道：「這些賊人有恁本事，老爺明日看我戳死他，如剖瓜切菜之易耳。」當下撥軍四城把守，自己入衙暫行歇息。

且說周晉、胡恩歸營，商議道：「那廝獨戰我們兩人，並不見槍法破綻，又是一個勁敵，如何是好？」胡恩道：「此人力勇，不可力鬥，當設計破之。」周晉道：「計將安出？」胡恩道：「我已思得一計在此，」乃附耳道：「如此如此，便可殺卻那廝矣。」周晉拍手叫「妙」。當夜傳令，合營不許解甲歇息，唯恐官軍潛來劫寨。一夜無話。

到明日上午，周晉復領了本部人馬，飽餐一頓，至城下搦戰。城上守兵飛報，蕭榮隨即披掛上馬，綽槍殺出，憤憤欲戰。正遇賊人大隊，兩下擺開，射住陣腳。蕭榮跑出陣前，並不打話，拈槍便出，直取周晉；周晉舞刀迎住；趙籍恐蕭榮恃勇失機，也騎馬於陣後觀戰。只見賊將周晉抵敵不過，漸已敗下勢來，掩一刀，回馬就走，蕭榮那裡肯捨？飛馬緊追。將近賊寨，周晉便棄寨而走。趙籍在後看見，大叫道：「蕭將軍住馬！賊棄寨不顧，其中有詐，不可追趕，就此駐軍！」蕭榮大笑道：「賊顧自身，故棄寨而走，有甚麼詭計！」便招動大軍，盡趕入寨後。自己奮勇當先，高叫道：「爾等軍士，各宜自奮，今日務擒賊首，然後回軍，退後者斬！」眾兵士見主將如此，也大家抖擻精神，吶喊一聲，風馳電掣，追轉高崗。

只見大樹陰森夾道，蕭榮猛省得這去處，心內暗驚。勒住了馬，忙令軍兵暫住，著哨軍左右搜林。言未畢，忽然林中一聲炮響，亂箭射出，有如飛蝗。蕭榮馬先著箭，跌下地來，忙拔腰刀遮隔，怎禁那箭如雨點相似，那裡遮隔得來？仰天大叫道：「我蕭榮竭忠為國，不期誤墮賊計，命盡今日！」乃自刎而死。豪傑。頃刻間，萬矢交集，身如蝟毛。可憐：

將軍英勇竟無功，駿骨稜稜萬矢中。

饒得滿腔忠義血，灑將原野襯苔紅。

蕭榮所隨部下兩員牙將，並數百軍士，一總被亂箭射死，不曾逃脫一人。

原來此地是胡恩統了五百弓箭手，多負箭矢，埋伏這茂林之內，令周晉詐敗，引蕭榮追趕前來。今見射死官軍，蕭榮喪命，不勝大喜，合軍掩殺。趙籍見前軍覆沒，蕭榮與兩牙將皆亡，在馬上慟哭，集敗殘人馬，奔回城裡，閉門緊守。賊兵四下圍定，水洩不通。賊人駕起雲梯火炮，俱被趙籍設備打退；賊人又挖掘城腳，指望地道進城，趙籍在城上堆了大石，推將下去，一總打死。趙籍有能。圍困多日，攻打不開。周晉與胡恩商議道：「兵貴神速，今卻頓兵城下，逗留於此，倘官軍援兵到來，我前後受敵，如何是好？」胡恩道：「他若出來廝殺，還有乘虛之計；今卻死守不出，防禦甚嚴，既不能登城，又不能穴地，雖有妙計，無從施設。」周晉聽了，真正計無所出，在營中納悶。只見伏路小軍飛馬來報：「西北上一彪人馬殺來，勢甚洶湧，未知是誰家兵馬，乞將軍定奪。」周晉聞報大驚，忙與胡恩整兵以待。只因這一路兵來，有分教：真誠義士，不能活受榮封；文弱書生，也得死留名節。未知西北兵來是官是賊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貪財負氣，皆為喪身之具。故丁嚴之惡，蕭榮之忠，均不得其死。